三首七夕词比较分析

作者：王新宇 学号：1600016239 学院：法学院

三首词都借用牛郎织女凄婉的爱情故事，以超人间的方式表现人间的悲欢离合。

秦词先叙事，后议论。首先叙述了牛郎织女相望、相见、相别的全过程。织女巧手将轻柔的云朵织成优美的图案，这样美好的人儿却不能与情郎长相厮守。银汉是那么遥远，只能托飞星传递不能相见的思念与悲愁。然而，一年一度的相逢时刻是那么珍贵美好，只这一次，便胜过人间千千万万次相逢。情意缠绵然佳期如梦一般短暂，离别的时刻来临，而相爱的人又怎么忍心去看归路？渲染了无限的惜别悲伤之情后，诗人笔锋一转，发起议论：只要彼此相爱，拥有经得起考验的忠贞真挚的爱情，哪怕只能天各一方，也远胜朝夕相伴貌合神离。这不仅仅是诗人对牛郎织女爱情的评价，更是诗人自己爱情观的抒发。

秦词依旧写爱情，但并非如传统诗词一般哀叹欢愉苦短，相爱之人难以相伴，而“能抽秘骋妍于寻常擩染之外”，破格立意，承认牛郎织女爱情悲剧的同时，歌颂了一种理想、圣洁、永恒的爱情，实乃“破格之语”。

范词开篇即写牛郎织女即将相见，男耕慵女织懒。他们的相会是如此美好，连嫦娥与风姨都嫉妒不已。然而这引人艳羡的爱情背后，确是无限生长的悲愤。这匆匆一面，还不如不见：整整一年不得相见的悲愁又怎是短短一日相见的欢愉能够抵消的呢？眼下又是离别，下一次相见遥遥无期，更见辛酸。在范成大的笔下，牛郎织女不得相见是悲，相见亦是悲，甚至相见只会增添更多的悲愁，他们的整个爱情便是一场哀痛的悲剧。

范词同秦词一般着眼于爱情，沿袭了欢愉苦短的传统主题，但却没有止步于此。范词笔下的情怀不只是相爱难相伴的小儿女情长，而是沉痛的生生不已的爱情悲剧，对爱情主题进行纵向拓展，不再流于表面情愁。

苏词先缠绵婉转，后豁达乐观，却又隐含深意。首先渲染了短相见，长相别的悲愁，后笔墨一转，称颂牛郎织女的爱情虽然不能长相厮守，但却是永恒不灭的，不必羡慕人间夫妻耳鬓厮磨却终将逝去的爱情。最后一句“人间日似年”则包含了无尽的深意，引人深思。

苏词同样认为牛郎织女一年一相会是辛苦的，离别是痛苦的，但他们和上天一样拥有永恒的青春，因而他们的爱情也是永恒的。人间夫妻虽能朝夕相伴，但他们的爱情有如春花朝露，转瞬即逝。苏轼赋予牛郎织女的爱情以永恒的意义，也体现了诗人达观的人生态度。苏词的意境并不止步于此。诗人笔锋一转，由天上落到人间，“终不羡人间”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人间不如天上一般永恒吗？显然不是，还因为“人间日似年”。此处，诗人已经跳出了爱情的圈子，借爱情的题材，委婉表达了对人间社会的不满。这样的不满决不仅仅是对于人间夫妻长相伴但生活却并不美好以致度日如年，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现实的含蓄批判。苏轼对传统的爱情主题进行了横向的延伸，出于爱情却不局限于爱情，委婉地隐射人间，体现了苏词一贯的广阔境界。

三首词初看似乎相承一脉，皆言牛郎织女的爱情。然而三首词的意境却大不相同，各有况味，这也是由诗人的人生经历、一贯的诗风、写作背景、价值观念等等影响的。

秦观一生以淑世报国为己任却在官场四处碰壁。他真、直的天性使他在痛苦的现世无力自处，而根植其心的儒家思想道德又不允许他脱离现实，在佛老中寻找心灵的寄托。虽然现实给他的是无尽的苦痛，秦观单纯的天性始终让他怀着美好崇高的理想，形成其词挣扎与超脱，冲淡与妩丽的独特风格。这首《鹊桥仙》亦是秦观词风的鲜明体现：牛郎织女相爱而不得相聚，恰是秦观仕宦之途的写照；二人的悲剧爱情恰是现实施加在秦观身上的蹉跎一生。圣洁崇高的理想世界从来没有缺席秦观的生命，这首词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正是这种理想情怀发出的最强音。也因着这种情怀，秦观抒写的虽然是传统的爱情悲剧，却不再哀戚，而是具有悲壮的美感，虽然是对悲剧命运的叹息，但字里行间都写出了悲剧的崇高与美丽。恰合冯煦评秦观之语：“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

范成大词一向以温软著称，温润闲澹、清空绮丽。正如江立对其词的评价：作为正统的封建士大夫，范成大一生仕途也较为顺遂，其政治理想也达到一定实现。不同于秦观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范成大在现实自处，因而他没有去幻想一种超人间的理想爱情，而是冷静着眼于爱情悲剧。在这首《鹊桥仙》中，他用喜剧的笔法去描写一场爱情悲剧，用“月姊颦眉”、“风姨吹雨“这样喜剧式的描写，反衬了牛郎织女心中”争如休见“的凄凉悲苦。范成大以诗见长，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词的创作，发乎情止乎礼，含蓄敦厚。他笔下的悲剧是哀而不伤的，是“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的悲愁，而非歇斯底里的哀恸。读来似浅浅的诉说，而不像秦观那样作一番爱情宣言。

同，他坚守儒家正统观念，但外儒内道的品性使他具备不同于两宋一般词作家的超然洒脱，其词于豪放、婉约之外，更有一种超脱的境界，“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人生苦痛与释道思想的糅合，使苏词具备旷达超脱的境界，这种境界是面对人生苦痛的一种心灵解脱和博大襟怀。苏轼人生的苦痛非常人能比拟;其解脱之境界,襟怀之博大,更是常人不能比拟。在这首词中，苏轼平淡地叙述了牛郎织女的爱情悲剧，没有为之哀恸，也没有为之正名，仅仅是轻轻地反问了一句：那又如何？“终不羡人间。人间日似年。“两句使这首词爱情的拘束，将目光投向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是对现实温和地质问与控诉。从《蕙风词话》可窥见少游与东坡词之别：“少游词清丽婉约，辞情相称，诵之回肠荡气，自是词中上品。比之山谷，诗不及远甚，词则过之。盖山谷是东坡一派，少游则纯乎词人之词也。东坡尝讥少游：‘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少游学柳，岂用讳言？稍加以坡，便成为少游词。”因此同样一首七夕词，东坡不及少游清丽缠绵，少游不比东坡境界高远，各有风味。

参考文献

[1] 雷宁．《秦观的思想观念简论》．陕西师范大学. 2007．

[2] 方园园．《范成大词研究》．济南大学. 2011．

[3] 刘会想．《论秦观的人格个性及其诗词文创作》．华东师范大学．2006

[4] 蔡相宗．《苏轼词风格研究》．山东大学．2008